寻访

一个老兵的收藏

周小霞

锈蚀的油灯、破旧的布袋、泛黄的书信……这些东西搁在别处，兴许早已经被扔掉，但在这里，它们却被精心地保存下来。

屋子在贵州桐梓县城的一条小巷里，不大，里外两间，由一面挂着纪念章的墙隔开，如同老人的两段人生。一段与烽火有关，一段与收藏有关。老人名叫严康，今年93岁，是一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老兵。此刻，他坐在这一屋子旧物中间，说起往昔岁月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长征途中，红军曾两进桐梓。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红军的故事。严康就在一个个红色故事里成长，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悄悄地种下。

1949年12月，严康在云南曲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成为17军146团的一名卫生员，跟随部队在西南剿匪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尚不满18岁的严康跟随部队奔赴前线。

异国的冬天冷得刺骨，炮火把山头翻了一遍又一遍，严康在战壕里趴过，在雪地里滚过，在战火间隙里啃过冻硬的干粮。一个多月后因气候严寒和装备落后等原因，部队撤回国内换装。1952年8月，部队再次入朝，他跟随部队重返战场。

严康所在的部队到达五圣山，奉令修建防空洞。开始，因技术不熟，指战员们30人一组，用钢钎打炮眼，放炸药引爆石岩。白天黑夜轮流施工，但收效甚微、进度缓慢。严康找到连长，说："敌机扔下来的哑弹，全是好炸药，不如拆出来用。"连长盯着他看了半晌，问："你敢？"严康回答："我敢。我在卫生队时接触过。"连长上报上级批准后，挑了几个战士和严康一起，把哑弹里的炸药一点一点掏出来。手抖不抖？抖。但没一个人退缩。炸药取出来了，爆破威力大增，施工进度一下子提了上来。

一天，驻地遭遇敌机轰炸，大家都躲进了防空洞。严康听到洞外有声音在哭喊："阿妈妮！"他不顾危险，跑出防空洞，救回了和妈妈失散的小女孩。当朝鲜妈妈从严康手中接过孩子时，眼泪都掉了下来。严康不顾危险英勇救人的事迹，得到了连队的表扬。

1953年7月27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。朝鲜战场大的战斗没有了。严康成了一名文艺兵，"炮火停止了叫嚣，我们走出了坑道……""大雪飘，夜风凉，我站在光荣的土地上……"他把曾经演出时的歌词都记录了下来，如今，这些都成了他晚年生活里珍贵的念想。

1957年，严康复员回到桐梓，在电影院工作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一处废旧的楼里拾到了红军长征时遗留的布包。那布包已经被老鼠啃坏，应该是被人扔掉的。他赶紧拿回来，给布包做了缝补。那一晚，他失眠了。红军长征在桐梓时，他年纪尚小，但他一直记得那些伴随自己成长的红军故事，记得那些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友……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这些物品保存下来，前辈们走过的路、流过的血，不能忘记。

从此，严康开启了这一生的收藏之路。

锈蚀的油灯、破旧的布袋、泛黄的书信……这些在别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，却是严康眼中的宝贝。他见一件，收一件；收一件，修一件。再后来，粮票、地图、路标……共和国每一时期的印记，他都细细珍藏。

有人曾劝他："那些赚钱的宝贝你不去收，收这些，能发财吗？"他只是笑笑，也不辩解。在他看来，这些老物件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，这些老物件身上，是那一段段不能忘却的历史。

他成了有些人口中的"傻子"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严康一边寻找遗失的老物件，一边干起了纸扎的营生，那时，他已经从电影院离职。纸扎是黔北传统民间技艺，严康做的纸扎造型逼真，惟妙惟肖。渐渐地，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桐梓城内，但凡有相关的民俗活动，街坊们都会请他做纸扎。1985年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，严康扎的"红军纪念碑"彩灯还被送到市里展出。

几十年来，严康省吃俭用，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紧，那些旧物却被伺候得很周全。当年那只被老鼠啃坏的旧布包，他找来颜色相近的布，一针一针缝补好。那些粮票、书信、老照片，他找来厚纸板裁齐，比着尺寸，长、宽各留出边，做成收藏夹将它们归置好。怕忘记，在每件藏品的下方用小纸条贴上介绍。泛黄的老照片，他用透明塑料袋一张张封好，搁在阴凉干燥处……

2012年，严康把自己收藏的红军文件包等物件捐赠给遵义市博物馆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激动地说："要是大家都能像严老兵一样，博物馆就不担心没有展品了。"2021年，他再次把自己几十年精心收藏的104件藏品，捐赠给了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。

有人问："你收藏了一辈子的东西，就这样捐了？"严康笑了，他说："年轻时扛枪保家卫国，老了还能为国家、为家乡做点事，这辈子值了。"

这个93岁的老兵坐在我面前，坐在一屋子旧物中间，腰板挺直。那些照片、书信等物件，安安静静地待着，似有一肚子故事，想要说给每一个推门进来的人听……

下乡偶见

许锋

前些日子，市里组织下乡考察调研。山路十八弯，到了目的地。这是个村委会。进了大门，大院左侧是一间挺大的蚕桑产业振兴展厅，右侧是村委会办公楼。进去一看，正中是"党群服务中心"标识，还有一行字：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凝聚群众、服务群众。恰好，一名上了年纪的农民来办事，工作人员本来在柜台后面站着，说着说着，就绕到柜台前面，交流起来。他们说的是方言，我听不太懂，但两人距离很近，表情很松弛。

这样的办事方式和干群关系，让人心里觉得暖暖的。

说到乡村，人们眼前往往浮现的是溪水潺潺、袅袅炊烟。当然，有时候，人们眼前也会闪现"鸡飞狗跳""鸡犬不宁"的情景。这两种情景，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里，都不罕见。

村和社区是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管理与服务单元，管理水平与服务意识到位与否，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幸福感，关系着人们看到的是"溪水潺潺""袅袅炊烟"还是"鸡飞狗跳""鸡犬不宁"。

老百姓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过上好日子。但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有时候靠老百姓单打独斗，效果往往不理想，干部就要多出主意，多想妙招。据介绍，这个村在种桑养蚕上很下功夫，党员干部带着农民一起干，晓夕采桑，缫丝卖丝。老百姓的腰包鼓了，脸上笑容更灿烂了。

基层干部不仅要出点子，还要出得好、出得妙；路子要带，也要带得正、带得远。很多年前，我在一些乡村走访时看到，本该收获的季节，不少农民却蹲在田间地头愁眉不展。原来，地里成片的瓜果蔬菜不但卖不出去，白送都送不出去。既然没有销路，当初为什么下大成本栽种？有的是农民自作主张，看到往年市场行情好，便动了心、跟了风；也有的是乡镇或村干部动员并拍了胸脯，农民听信了。

平心而论，干部出发点是好的，关键在于，看到老百姓遇到了坎儿，不能躲着不管、视而不见。在最"孤独无助"的时候，不见干部的踪影，才会伤大家的心。老百姓的一次失望，往往要干部多次乃至多年的努力才能修补。

干部凭一颗公心和一身担当，帮助大家出谋划策，这样，与大家的关系自然就亲。反之，怕担风险、惹麻烦，躲在"办公桌"后面指手画脚，与老百姓的关系当然就疏远。

只有自觉自愿地往前多走几步，与老百姓再近一点，才能听得清老百姓的心里话，感觉到老百姓的心跳，这样，出主意、想办法、分忧解难，就能更加有的放矢。

干部主意出得对，事就办得顺，老百姓的日子就愈发滋润。偶尔出现一些难题，在所难免，那就与大家一起商量，手挽手、心连心，设法化解。心心相印，"与子同裳"，老百姓的门自会常开，脸自会带笑，心自会感念。

金台随感

保安王师傅

涂启智

王师傅是我们单位的保安，50多岁，皮肤黝黑，其貌不扬。闲暇时间，他喜欢与人寒暄。只是，吐字不清，发音有些怪异。比如，"老板"说成"楼板"，"鼠标"说成"水包"……起初，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因而不太情愿跟他交谈。

真应了那句话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周末，人来人往的街头，与王师傅不期而遇。他穿着蓝马甲，手举一面小红旗，以志愿者身份，引导步行和骑电动车的市民有序通行。那认真投入的劲头，令人刮目相看。一名市民骑着电动车，却未戴头盔，王师傅挥动小旗示意，将其拦下。经过短暂交流沟通后，对方戴上了头盔，还特别感谢了王师傅："多谢好心提醒！"

一天傍晚，去单位附近一家公司拜访一个同学。刚进公司大门，一名保安快步上前，热情跟我打招呼。仔细一瞧，竟然是王师傅。我很是诧异："王师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"他笑呵呵回答，自己在这里做兼职。下班老是盯着电视或手机，特别无聊，不如再挣些钱贴补家用。

陆陆续续听说了王师傅不少事儿。除了交通劝导，他还经常去志愿者服务站做义工。有个周末，他在公园里的志愿者服务站当值，无意间发现服务站旁边的休息座椅上放着一部手机，却不见手机主人。过了10多分钟，手机依然安静地躺在那里。他猜想，应该是哪位游客遗落在这里。他拾起手机，放到服务站窗口，举起小型便携式高音喇叭，每隔五六分钟播报一次："哪位游客不慎将手机丢失在公园，请前来认领！"晚上11点，终于等来失主。搁在平日，晚上10点服务站就关门了，那天却一直等到11点。月亮高挂中天，虽然回家晚了，但是王师傅心情大好，回家路上甚至情不自禁唱起歌来。因为帮助了别人，所以由衷地感到快乐。

和王师傅熟悉后，他的方言也越来越好懂。有时我会主动与他拉家常。一次，忍不住问："王师傅，你周末去做志愿者，咋不利用周末时间打点短工挣钱？"他告诉我，他非常敬佩那些慷慨解囊扶危济困的人，但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，也算有益于社会。朴实无华的话令我肃然起敬。

我越来越觉得王师傅不简单。与同事闲聊，常常有意无意提起他。有位同事与王师傅是老乡，从她口中得知，王师傅的母亲卧病在床多年，由妻子伺候照料，今年夏天老人去世；唯一的儿子与癌症抗争10多年，去年离世，年仅32岁。本职加上兼职，王师傅每月收入不过五六千元。他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抠钱，租住最廉价的平房，每月房租和水电费不超过300元，生活费不超过600元，把节余的钱全部寄回老家。为给母亲和儿子治病，他早已耗尽家底。

王师傅的家庭遭受如此困难，单位里的绝大多数同事浑然不知。从未见他愁眉苦脸，微笑是他的标志性表情。他仿佛一株向日葵，把命运的磨难深藏于心，始终迎着太阳生长，把灿烂阳光的一面呈现给别人。



◀水彩画《初冬雪景》，作者张漾兮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洛阳桥

汤养宗

步上洛阳桥，便是去见桥面上的
许多宋人，桥下两边喧响的海浪
都说闽南话，远处的红树林
隔着几个朝代又活了过来，白鹭的叫声
有古韵，那是宋词里的腔调
说到了归去来，也说到时间与潮头
每天都约好要涨上来又退去
而时下的桥面上，少女们又重新时髦簪花
这像双脚本来踩在宋代的石板上
却感到正按下键盘上的回车键
时空在桥的这头与那头是来回走的
造桥人是太守蔡襄，他写过的汉字
也被我反复临摹过，这像桥面上
早已远去却又忽近的跫音，恍惚里的
虚与实，本就深藏着隐与显
这便是浑厚的血脉在穿越，海水荡漾
桥上的人都被认出是追梦人
而头顶的白云，有历史留给我们的意旨
在这座石桥上，我们追思，像是
给自己提醒，说石头会呼吸，大海在说话

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，非AI（人工智能）创作或编辑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唱上云端

胡庆胜

我爱戏。朋友曾问，"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戏的？""从母亲抱着我的时候。"我说。记事起，故乡的村子就是远近闻名的"戏窝子"。上世纪50年代，有条件的村组建戏班，成立业余剧团，每年冬春还要举行文艺会演、评奖。我们村排演的京剧，几乎每年都是县里村级剧团的"状元"。

春节到元宵节期间是村里演戏的黄金期，戏台搭在村中露天广场上。傍晚，一家家早早吃好晚饭。孩子们换上一年少有的新衣服，个个欢天喜地，扛着长板凳到戏台口抢占位置。大人们扶老携幼，前呼后应。邻居间相互问候着，说笑着，陆陆续续聚集到一起。那是劳累了一年的庄稼人最热闹的时刻。

戏终于开演，台下顿时静了下来。小孩子不知道戏为何物，只知道台上出出进进花花绿绿的人，一会儿哼哼唧唧地唱，一会儿乱哄哄地打。台下是黑压压的人，人群外围摆满了卖糖果、甘蔗、糖葫芦的小摊，引来一拨拨孩子的阵阵欢笑。

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母亲怀抱里的我开始朦朦胧胧走进戏的世界。对我来说，某种程度上，看戏比过年更热闹，更让人兴奋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仍有一种感觉——看戏就是过年。

我们村的戏连连夺冠，在全县声名远扬。县剧团和相关部门纷纷到村里来"挖人"，几名出色的演奏员和演员先后被选拔招录，跳出了"农门"，这成了全县的新闻。

弟弟就是那时被部队文工团作为特殊人才招录入伍的。参军前，弟弟是村剧团的当家"月琴"。他从小学琴，自学成才，除了勤奋和天赋外，与我们全家都喜欢戏的氛围不无关系。父亲爱戏也懂戏，年轻时还能拉京胡。叔叔是剧团武场的"铙钹"。大哥和小妹是剧团的主角。心灵手巧的大妹是剧团的半个"裁缝"，演员穿戴的服装、头饰、靴子，她负责打理、修整。参军后，弟弟一直是文工团的文艺骨干。退役后，他仍是村戏演出的主力，还一直是县里和市里京剧票友活动的特邀"月琴"。

离乡多年，我很少有机会再看上故乡的戏了，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。弟弟看出了我的心绪，今年春节后，把市里录播的村戏视频传给我。时代发展了，一个土生土长的庄户村戏，居然唱出了村落，唱上了云端，唱到了媒体平台。故乡的村戏固然与专业院团相去甚远，但戏里戏外那滚烫的乡情和气场，乡亲们那熟悉的身段和音色，让我倏然间回到了童年的戏台前……

蘑菇、卤牛肉和冻羊糕

盛慧

一个人从小到大，总有几样念念不忘的吃食。我最怀念的是蘑菇、卤牛肉和冻羊糕。

每次吃蘑菇，总会想起逝去的父亲。我4岁那年，父亲曾在老屋里种过蘑菇。蘑菇是很奇妙的东西，前一天刚摘完，到了第二天，又是白花花的一片，看得人心花怒放。父亲像着了迷一般，半夜就起床，点着煤油灯去采蘑菇。镇上的供销社会收蘑菇，用船运到县里。为了赶在第一班轮船出发之前到达码头，把蘑菇交给供销社的人，天还没亮，父亲就出了门。

父亲卖完蘑菇，从镇上回来，经常会带一块杏仁酥做我的早餐。在年幼的我眼中，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整个上午，杏仁的香味在我的嘴里回荡，让我满心欢喜……

记得，父亲种了一整年蘑菇，自己从没舍得吃过一次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如果不来客人，很少有肉吃。因此，第一次吃牛肉的细节，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。村里有个邻居在粮管所当会计，有天，他突然给我家送来一大块牛肉干，足足有两斤重。这是他们单位发的年货，由于放得时间太久，表面长了绿毛。父亲却一点也不介意，将牛肉干清理干净，重新加工一番。见到桌子上满满一大碗牛肉干，我们两眼放光，筷子落得像雨点，不多会儿，便一扫而空。

后来，父亲和镇上卖卤菜的黄叔叔成了好朋友，吃牛肉，便是经常的事了。有段时间，他家的灶台翻修，借我们家的灶台卤牛肉。每天早上起床，我都能在锅里捞到两三块拳头大小的牛肉。

记得有一回，黄叔叔叫父亲去他家吃饭，临走时，要我去取几块牛肉。父亲觉得过意不去，忙说"不用了"。到了嘴边的肉就这样飞走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我故意把钥匙锁在家里，跑去黄叔叔家找父亲，跟他说，自己出门忘记带钥匙，回不了家。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大铁锅里正在卤牛肉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肉香。黄叔叔见到我，连忙掀开锅盖，钩出两大块牛肉，递到我手上。

每年除夕是黄叔叔生意最好的时候。他收完摊，总会拎着一大包卤菜来我家，里面除了卤牛肉，还有卤猪耳、卤鹅翅、卤猪手。有一年，他还送给我一双运动鞋，这是我平生穿过的第一双运动鞋。

离开故乡后，就很少见到黄叔叔了。听说，镇上的人越来越少，他的生意也大不如从前。有一年回去，听村里的邻居说，黄叔叔走了，年仅58岁。我难过极了，怔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故乡的冬日，还有一道独特的美食——冻羊糕。这美食很是金贵，一般人吃不起。母亲怀我哥哥的时候，特别想念此物，父亲便上街买了五角钱的冻羊糕，用纸包好，抓在手里，悄悄送到房间里。母亲说，虽然只有薄薄的几片，吃完却觉得非常满足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镇上有三家卖冻羊糕的，我们村的刘伯伯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家里的独苗，小时候去看戏，不小心摔倒在地，被板凳压在腰上，遭人群踩踏，从那以后，就再也直不起腰了。为了生存，他学了修鞋的手艺，不过，他很有生意头脑，夏天的时候卖冰棒，到了冬天，就开始卖冻羊糕。

一入冬，刘伯伯家就开始忙碌起来，煮羊腿、剔羊肉，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羊膻味。他与我父亲关系挺好，经常请父亲去喝酒。下酒的菜，当然不是冻羊糕，而是剔完肉的骨头。我嘴巴馋，常跟着父亲一起去。说实话，骨头上的肉少得可怜，大部分时间，我们只是舔一舔骨头上的膻味而已，即使这样，我仍然乐此不疲。每次，还会喝一大碗羊汤，这是最令我期待的。喝完之后，浑身热乎乎的，回家时，寒风刺骨，竟感觉不到一丝寒意。

父亲舍不得买冻羊糕，可他悄悄学会了制作的手艺——将羊腿煮烂，把肉从骨头上剔下，包上羊皮，再用稻草扎紧，做成肉卷，最后用石板压实。吃的时候，不用加热，切成薄片，蘸上甜酱。过年前几天，他买了两只羊腿，自己做起了冻羊糕。除夕，冻羊糕终于隆重登场了，口感清鲜醇和，口味极佳，我一口气吃了十几块。从此以后，冻羊糕就成了父亲的拿手菜，每年春节，都会给我们做上几盘。

蘑菇、卤牛肉和冻羊糕，是我童年时代最温暖的记忆。我怀念它们，不光是怀念那一口往日的滋味，更怀念那些人——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，那些对我好又不求任何回报的人，正是他们，让我体会到人间的暖。

多味斋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